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制度 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

И·弗亞吉明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四年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經發

書號：總3-20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
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

著者：И·弗·亞·吉·明

譯者：中國人民大學
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00001—11096 (5540+55+5501) 0.17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制度

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

斯大林同志的名字與整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名字並列而無愧。斯大林是當代偉大的思想家，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斯大林同志不倦關懷的對象。斯大林同志在其晚年所從事的理論工作的中心，是研究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問題和關於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一個最寶貴的貢獻。這部著作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對我們全部實踐活動都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

斯大林的這部著作是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最偉大的作品，是理論與實踐真正統一的典範，是對於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各種表現，對於把馬克思主義加以歪曲和庸俗化的行為採取不調和

態度的典範。在這部著作中提出了並解決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斯大林的這部新著作在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意義是特別偉大的。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學綱要這部著作中論證了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指明了經濟法則不同於自然科學法則的特點，分析了一般的經濟法則和特殊的經濟法則，指明了基本經濟法則的內容和意義，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斯大林同志科學地解決了這樣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和共產主義的綱領性問題，如消滅城市和鄉村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間的對立的問題，並且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中關於消滅社會主義社會中殘留的它們之間的本質差別這個新的問題。

在這部著作中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性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指明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深刻化，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尖銳化和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爭的不可避免。

斯大林同志在這部著作中總結了蘇聯人民為建設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有巨大歷史意義的經驗，研究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一切基本問題。「這部著作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物質財富的社會生產與分配的法則，作了全面的研究；它規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科學基礎，指出了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斯大林同志對經濟理論問題所作的闡釋，大大地向前推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

【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第九八頁】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的學說，在斯大林的這部著作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商品生產發生在資本主義以前。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是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出發點。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也闡明了其他社會形態中的許多經濟現象。因此，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的問題，在列寧、斯大林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經濟著作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這一問題的分析對於揭明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以及對於揭明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性都是必需的。這個問題對於從理論上分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以及對於在實踐中解決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任務，都有很大的意義。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它也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和我國人民在共產主義社會建設方面的有歷史意義的經驗，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天才的理論的概括。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的問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很重要的問題之一），也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闡釋。斯大林在其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對於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商品生產的性質和作用所進行的全面分析，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理論寶庫的一個最偉大的貢獻。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

品生產的分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商品和價值學說的進一步發展。

大家知道，如果不是生產資料的全部總和，而僅僅是其中一部分成爲全民財產，如像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情形那樣，或者與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同時，還存在着集體農莊的即集團的所有制形式，如像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情形那樣，那末在這種條件下，商品生產的命運問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並沒有給予直接的回答。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生產資料既轉入社會的掌握中，商品生產以及生產品對於生產者的統治，也便同時歸於消滅。』（參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三聯書店版，第三六六頁。）
斯大林同志指出，恩格斯的這個公式不能認爲是十分明確的，因爲其中沒有指出，究竟是將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還是僅將一部分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的這個公式可以了解成這樣，也可以了解成那樣。在反杜林論的另一個地方，恩格斯講到佔有『一切生產資料』，講到佔有『生產資料的全部總和』，由此可見，恩格斯在他自己的公式中所指的國有化，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因此，恩格斯所指的是這樣一些

國家，在那裏，不僅在工業中，而且也在農業中，資本主義和生產集中都已充分發達，以致可以剝奪一切生產資料。『因而，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當然是正確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頁）

在十九世紀末葉，只有英國才是這樣的國家。在那裏，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生產集中創造了這種可能性，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就能够把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並因而消除商品生產。至於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如今它們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生產集中也還沒有達到英國當時所達到的那種程度。在所有這些國家的農村中，還有人數相當衆多的中小私有生產者階級，對這些人，無產階級政權是不能進行剝奪的。

可是，『如果在某個國家內，也會在我們國家內，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和推翻資本主義的有利條件已經具備，工業中的資本主義已把生產資料如此集中，以致可以剝奪它們，把它們轉歸社會所有，可是那裏的農業，雖然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却因有人數衆多的中小私有生產者而仍然如此分散，以致沒有可能提出剝奪這些生產者的問題，那末，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該怎麼辦呢？』

恩格斯的公式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給予回答。這個公式本來也不應當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它是在另一個問題的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另一個問題就是，在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以後，商品

生產的命運應當怎樣？」（同上，第一〇——一一頁）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分子、各色各樣的考茨基分子和俄國的孟什維克都斷言，在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條件下，無產階級應當拒絕奪取政權，把社會主義革命「擱置」起來，等到資本主義在農業中已經「相當」發展的時候，等到資本主義佔有百分之五十的小生產者生產的時候，農業中的生產資料已經集中到足以提出無產階級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問題的時候，無產階級才來奪取政權。工人階級的另外一些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則主張剝奪農村中的中小生產者。

列寧——斯大林的黨清除了和粉碎了所有這些旨在破壞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共產黨不能走投降主義的道路，因為這條道路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無限期地「推延」下去；共產黨也不能走剝奪中小生產者這條犯罪的道路，因為這條道路會「摧毀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任何可能性，會把農民長久地拋到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陣營裏去」（同上，第一一頁）。

共產黨走的是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羣衆的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所策劃的道路。擊潰工人階級敵人的一切「理論」曾是蘇聯社會主義順利建設的必要條件。

列寧在關於「糧食稅」的幾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運動計劃」中指出：無產階級不應放過奪取政權的有利條件，無產階級應該奪取政權，剝奪工業中的生產資料並將它們轉歸全民所有；把中小個體生產者逐漸聯合到大規模的農業企業即集體農莊中，盡量地發展社會主義工

業，爲集體農莊打下大規模生產的現代技術基礎，並且不要剝奪集體農莊，相反地，要加緊供給它們以頭等的技術，爲了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爲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系的形式，並且要以全力展開蘇聯與貿易即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把所有一切資本家從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

蘇聯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證明：列寧所策劃的這條發展道路是完全合理的，也是一正確的。斯大林同志指出，對於一切具有人數相當衆多的中小生產者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條發展道路是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適當的道路。

列寧說：「農民和工人之間，即農業和工業之間，除了交換和商業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經濟聯系。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此。」（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三二頁。）商業在過渡時期是鞏固城市和鄉村結合的基本手段；只有通過商業，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的聯盟，鞏固社會主義城市的領導作用，並從而爲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創造條件。因此，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利用商品生產和市場以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斯大林同志發展了列寧的這些指示，並全面地論證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中無產階級專政利用商業和貨幣制度的必要性。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四年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三次代表

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什麼是結合呢？結合就是城市和鄉村之間、我們的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我們的工業品和農民經濟的糧食和原料之間的經常聯系和經常交流。農民經濟不把糧食與原料賣給城市市場，不從城市得到必需的工業品和勞動工具，就無法生存，無法存在。同樣，國家工業不把自己的產品賣給農村市場，不從農村取得糧食和原料的供應，也就無法發展。因此，國內市場，首先是農民的市場、農民經濟，是我們社會主義工業賴以生存的泉源。因此，結合問題就是我們工業的存亡問題，就是無產階級本身的存亡問題，就是我們共和國的存亡問題，也就是我國社會主義能否勝利的問題。

通過工業品與農產品的直接交換來實現城市和鄉村間、工業和農業間的這種結合和經常聯系，我們沒有做到……。因此，我們不得不實施所謂新經濟政策，就是說不得不宣佈貿易自由、商品流通自由，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動員千百萬農民和小經營者的力量，來造成國內商品流通的巨流，發展貿易，然後佔領貿易方面的主要陣地，通過貿易來建立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結合。這就是用迂迴的方法，如列寧所說的，不是直接地通過農產品與工業品的直接交換，而是通過貿易來建立這種結合。』（斯大林：關於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見學習譯叢，一九五三年第八期）

過渡時期商品生產的必要性是由以下的情況決定的，即與全民的國家的所有制同時，還存在着千百萬小農經濟的所有制。過渡時期所有制方面的這些特點，決定着過渡經濟中的商品生

產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的根本區別。由於無產階級國家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所以在過渡時期，基本生產資料就已經是全民的財產而不是商品，也不再是買賣的對象了。國家企業和合作社企業中的勞動力也不再是商品。土地也不再是買賣的對象。而小農經濟，雖然它在一定的條件下產生資本主義，但它畢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由於這一切，由於這些經濟條件，無產階級國家有可能把商品生產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在某種意義上講，還調節着商品生產，並利用它來鞏固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的經濟結合，利用它來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反對資本主義，反對過渡時期由小農經濟所產生的資本主義成分。

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政策，其目的是以通過市場、利用市場的方式，而不是以不要市場和離開市場的直接產品交換的方式來克服資本主義成分並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評述新經濟政策時指出：『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國家所採取的一種特殊政策，它預計到在一切經濟命脈操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下容許資本主義存在，它預計到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間的鬥爭，預計到保證社會主義成分底作用不斷增長而資本主義成分不斷削弱下去，預計到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預計到消滅階級和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莫斯科中文版，第一〇一頁。）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關於共產國際的綱領的演說中強調指出：甚至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在由

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不能不採取新經濟政策，這是因爲：第一，無產階級剛一掌握政權時，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工業和小生產之間還沒有這樣一種現成的分配機關和供應機關，而這種機關能使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立即建立一種不要市場、不要商品流通和不要貨幣經濟的直接產品交換制；第二，無產階級革命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能不站在剝奪中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肩負起不可想像的重担，即給千百萬人爲的新的失業者安插工作並保證其生活資料』（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四五頁）。

列寧、斯大林的關於過渡時期商品生產的學說具有重大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這個學說是解決在準備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和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問題的理論基礎，也是各人民民主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指南。

斯大林之解決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問題，也有同樣重大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一著作中深刻地、全面地論證了社會主義勝利以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斯大林同志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時指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佈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四頁）

目前在我國存在着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全民的生產形式，一種是集體農莊的集團的生產形式。在國家企業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企業

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於國家，但是勞動也如種子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而交給集體農莊永遠使用的土地，集體農莊事實上是作爲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的，不過它們不能出賣、購買、出租或抵押這些土地罷了。因此，集體農莊的產品是個別集體農莊的財產，國家所能支配的僅僅是國家企業的產品，而集體農莊的產品，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作爲自己的財產來支配。……集體農莊只願把自己的產品當做商品讓出去，願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系，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系，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同上）

因此，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下仍是城市和鄉村、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經濟聯系的必要形式。蘇聯商品生產即國家生產部門和集體農莊生產部門間通過買賣的交換是社會主義社會兩個友好階級——工人和農民合作與互助諸關係的一個方面。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說，產品之作爲商品的交換，通過買賣的交換，只有當生產者互相孤立的時候，即作爲這些產品的所有者而互相對立的時候才有可能。

『所謂商品生產，就是這樣一種社會經濟組織：產品由各個孤立的生產者生產出來，同時每個生產者專門生產某一種產品，於是爲滿足社會的需要，就必須在市場上買賣產品（因而產品成爲商品）。』（列寧：關於所謂市場問題。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七七頁。譯文見科茲洛夫著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中國人民大學版，第二頁。）

在我們的條件下，集體農莊雖然是集體的，但它仍然是這種孤立的生產者，因為他們生產的產品是按社會主義原則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個別集團的財產。只要還保存有兩種基本的社會生產部門，即兩種社會主義生產形式時，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就應當仍然有效。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說，只有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才能正確地了解每一個社會現象的實質。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最重要的，在用科學的眼光看待社會生活現象這一方面最重要的，正如列寧教導我們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上的聯系，而要對於每一問題都根據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出來，以及它在發展中經過了怎樣一些主要階段的情形去觀察，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情形去觀察究竟這個現象現在成了什麼』（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莫斯科中文版，第四〇八頁）。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一著作中正是用這種科學的、歷史的觀點來研究商品生產問題的。

斯大林教導我們說，不能把商品生產看成是不依周圍經濟條件為轉移的某種孤立自在的東西，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混為一談。商品生產絕不是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要引導到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比資本主義生產更老些。它在奴隸制度下就存在過，並且替奴隸制度服務過，然而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過，並且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却沒有引導到資本

主義。只有存在着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有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資本家能夠購買它並在生產過程中剝削它，因而只有在國內存在着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制度時，商品生產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如果生產資料已經不是私有財產而是社會主義財產，如果僱傭勞動制度已經不存在，勞動力已經不是商品，如果剝削制度已經消滅，那末商品生產無論怎樣也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

斯大林同志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的本質作了深刻的分析，認為它是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的特種商品生產，斯大林指出，『……我國的商品生產並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基本上是與聯合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的商品有關的。它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個人消費品。顯然，它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五頁）。

蘇聯商品生產的這一特殊性質是由社會主義的整個經濟制度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由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僱傭勞動制度的消滅和剝削制度的消滅等決定性的經濟條件，而受到極嚴格的限制……』（同上，第一三頁）

各個孤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一定的社會聯系，即生產聯系，是通過商品交換，通過買賣表

現出來的。產品之所以變爲商品，僅僅是因爲各個獨立的生產者（即這些產品的所有者）之間的這種關係和產品發生了聯系。列寧指出：人們在交換產品時，甚至還未意識到就在這裏有着社會生產關係時，就發生生產關係了。列寧寫道：商品生產是生產關係的一種體系，在這種體系之下，個別生產者創造着各種各樣的產品，並且所有這些產品在進行交換時彼此都是相等的。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這就是小私有商品生產者即生產資料和自己勞動產品所有者的生產關係。在這種條件下，商品是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之間對抗性矛盾的體現者。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在剝削僱傭勞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是資本家用剝削勞動人民的辦法發財致富。在這種條件下，商品——資本的產物，是剩餘價值的體現。在這種條件下，較之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更是對抗性矛盾的體現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買賣契約不僅表現着私有者之間的關係，他們之間的競爭，而且也表現着剝削制的關係，統治和服從的關係。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基本上是與社會主義企業中生產出來的商品有關的。在我們這裏，無論在生產範圍內，也無論在商品流通範圍內都沒有資本家存在。而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規模的個體經濟所佔的比重很小。商品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所表現的生產關係與在先前諸社會中所表現的生產關係不同，因爲在先前諸社會中商品生產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爲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也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下的商品一樣，具有兩重性，即使用價值與價值。但

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對抗性的矛盾，因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的商品也不含有對抗性的矛盾。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動帶有直接的社會性質。人們之間的關係是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互助的關係。商品流通，即通過買賣的交換是表現該生產關係的諸形式之一。正因為如此，所以商品生產雖然表現着聯合的社會主義生產者之間的生產關係，却沒有引起資本主義的產生。舊的形式——產品的商品形式，通過買賣的交換——表現着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

斯大林在其以前的發言中也曾強調指出，蘇聯的商品流通較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流通具有原則上不同的性質。斯大林同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中評述蘇維埃商業時說，蘇維埃商業是特種商業，是沒有大小資本家參加的商業，是沒有大小投機商人參加的商業，『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而只有我們布爾什維克才在蘇維埃制度發展條件下加以實行的商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五二一頁）。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不同之處，就在於兩者買賣的商品不同，買賣契約的對象不同。首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由於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剝削關係的消滅，而消滅了勞動力的買賣制度。佔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正如斯大林所闡明的，不能自己被自己僱傭，不能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在集體農莊裏，勞動力也不是商品。集體農莊的生產是以生產資料（土地、基本生產工具）的全民所有制和以生產資